

# 倒查20年挖出75岁贪官传递信号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张丽娜)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了两位退休官员被查的消息:原旅游局巡视员李鹤,66岁,已退休6年多;煤田地质局原局长王振林,75岁,已退休近15年,刷新了官员被查的年龄纪录。媒体梳理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退休官员被查的案例大幅增加,有的办完退休手续同年就被查,有的退休18年仍难逃问责。

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领域正在开展倒查专项行动。比如,过去一年间,内蒙古倒查煤炭资源领域腐败20年,已揪出近50名腐败分子,其中不少人已退休多年。在多地曝出“纸面服刑”事件后,监狱系统也对“减、假、暂”案件倒查20年,“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一串,同样有不少“高龄贪官”锒铛入狱。

倒查20年,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是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的攻坚战,时间跨度大、涉及层面广、牵扯的利益关系复杂,在官场造成很大震撼。

之所以要倒查,是因为很多腐败问题根子很深,时间跨度很大,短期内难以察觉。以涉煤腐败为例,很多问题已滋生蔓延数十年,有些地方几乎各层级干部都有所牵扯,用办案人员的话说,“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几无净土”。相关问题对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都造成了破坏和扭曲,要在短期内撕开口子、揭开盖子,挖出根子绝非易事,而倒查能够弥补过去在从严治吏方面的一些短板。

不过,对于那些“陈年旧案”,地方党委政府的新官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实质性问题,仅靠在办公室查档案、查手续、问程序,或是在思想上有差距、认识上有误区,其态度就不可能坚决,行动也不可能果敢。

记者参加多次“煤炭倒查20年”的专题会议,采访过多位办案人员。最初一些人的思想也有偏差,不愿触及甚至不敢触及真问题,怕出头得罪人,怕翻旧账引火烧身,以“我没经手”“我不清楚”等理由推诿扯皮。但是,正因为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一直没有改变高压态势,一直在出重拳、下狠手,不论身份、职务、贡献大小,退休与否,只要发现腐败问题就严惩不贷,这才使得相关工作顺利推进。

客观来说,要倒查腐败问题,谈何容易。那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像土豆一样一窝一窝地挖。仍以涉煤腐败为例,探矿权、采矿权如何拿到手,又怎么转手的?股权转让背后有没有猫腻?灭火煤如何变成腐败煤?招商引资如何变成套煤骗煤?这些违纪违法问题,都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披着合法外衣干违法勾当,在程序上也不会轻易留下破绽,办案、破案都要“啃硬骨头”。

前些年,在巨额利益诱惑下,一些地方法规形同虚设,权力肆意妄为:有的“老子前台批煤,子女后面捞钱”;有的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权力直接拿煤;有的通过干股、暗股等方式参与其中谋利;有的干部以资源为砝码,借机搞攀附,架天线,结权贵,谋职务;有的相互勾连,共同啃噬国家利益,严重破坏政治生态……这些都是倒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近,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种声音,有些干部觉得“倒查20年”过于严苛,已经影响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出现这种杂音,恰恰说明当前的倒查工作补上了过去反腐工作的一个关键漏洞。过去一些问题干部盼着退休,因为退休就意味着“平安着陆”;如今越来越多退休干部被查,已经传递出明确信号:一朝涉腐,终身可追责。

内蒙古倒查涉煤腐败,一年挖出50多名高级别干部,进一步说明了反腐形势之严峻。这也提醒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问题上,绝不能有“差不多了,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必须利剑高悬、震慑常在、久久为功。

当然,倒查不是把有关问题找出来,把腐败分子揪出来,把资产损失追回来,把制度机制建起来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倒查,要从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发展观、群众观层面深入查一查,真正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通过倒查去除腐败存量,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巨大震慑,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腐败增量,更好地实现政治清明。

## 秦光荣一审获刑7年

新华社成都1月19日电 2021年1月1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受贿案,对被告人秦光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对秦光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秦光荣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4年期间,

被告人秦光荣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股权转让、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2000年至2018年期间,秦光荣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89万余元。2019年4月6日,秦光荣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秦光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秦光荣具有自首情节,受贿款物已全部追缴,认罪悔罪,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秦光荣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原省部级一把手。国家监委对秦光荣提出了从宽处罚的建议,检察机关对秦光荣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认可。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新华社电 1月11日晚,一部披露云南如何清除原省委书记秦光荣流毒的反腐专题片,重磅开播。

秦光荣的“大管家”、曾被断崖式降级的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现身忏悔:目前还不收手、不收敛的同志,一定不要心怀侥幸……

### 云南政治生态最大“污染源”

继《围猎:行贿者说》之后,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广播电视台再次推出反腐警示教育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连播4天,深度聚焦当地如何肃清秦光荣流毒:平山头、破圈子、铲码头;清“大师”、辨搞客、净土壤……

秦光荣出生于1950年12月,早年长期在家乡湖南工作,后调任云南省委常委,相继兼任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常务副省长等职,2007年1月升任省长,2011年8月接任省委书记,2014年11月改赴全国人大任职。

2019年4月,秦光荣主动投案,成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原省部级一把手。同年9月被开除党籍,次年9月在成都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2389万余元,他当庭认罪、悔罪。

众所周知,秦光荣是从白恩培的手上接过云南省委书记一职。后者因受贿2.46亿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为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首个适用终身监禁的正部级落马高官。

专题片透露,秦光荣当上云南省委书记后,不仅没有肃清白恩培在云南“玩了10年、贪了10年、耽误了云南10年”的恶劣影响,反而还进一步往里“走”了几步,进一步滋长了“山头主义”和帮派现象。

政治搞客苏洪波认为:“云南干部队伍搞坏,从白恩培开始,但根子是秦光荣。最早给云南(干部)分帮派的,是秦光荣。”

去年5月警示教育片《政治搞客苏洪

波》播出,揭示出这名不法商人充当云南“地下组织部长”,和白恩培、秦光荣都很亲近。曾面对一个副省级领导,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 涉16人的祛毒“成绩单”公布

“秦光荣唯圈、唯亲、唯利的腐败行为,直接造成过去一段时期云南干部工作乱象丛生……”

坚决肃清秦光荣流毒,成为云南近年来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本部专题片的第一集《清除流毒 重拳出击》列出了一份详细

## 秦光荣案大量细节曝光

细的名单:依规依纪依法立案28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10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

严肃查处了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原巡视员龙雪飞、云南城投原董事长许雷、省合办原主任张朝德、峨山原县委书记姜兴林等攀附秦光荣的一批干部;

铲除了苏洪波、昆明原副市长杨勇明、舒保明、白建丽、何清帆等一批政治骗子、政治搞客;查处了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余麻灼、临沧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华松、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付加兴、德宏州原州委书记王俊强、云南机场集团原董事长周凯、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立功等受秦光荣流毒影响尤甚的一些党员干部。

除了上述15人,备受关注的还有秦光荣的“大管家”、“源头式”污染的帮凶——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当时,社会上曾一度传言,在云南,依照规章制度办不成的事,只要曹建方一出面,就能办成。

2016年1月,曹建方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伪装老实、避重就轻,选择性交代了部分

问题。组织本着“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 “软着陆”美梦从此破碎

让曹建方意想不到的,是2018年5月底,西南林业大学校长蒋兆岗落网,打破了他“软着陆”的美梦。原来,蒋是曹圈子里最忠心的“马前卒”,而他的落马意味着曹建方“伪装老实”的盖子将会被彻底掀开。

据悉,蒋兆岗曾在2008年被选调到省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对口服务时任副省长的曹建方,也因此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

于是,他千方百计攀附曹建方,甘愿成为后者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其充当“马前卒”“急先锋”“利益代言人”,在工程建设承揽、干部任用、职工招录等事项上对曹建方唯命是从。

蒋兆岗被抓,曹建方并未死心,还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他把受贿赃款赃物用拉杆箱分装后转移到其姐夫、哥哥、大舅子,以及广东老板等人处藏匿,又钻头秃缝请相关干部吃饭,借机拉拢腐蚀、打探案情。

直至工作人员让他确认受贿数额时,曹建方马上站起身,朝着卫生间走去,喃喃自语:“虽然是事实,一下子接受不了,我死定了……”

2019年1月,即断崖式降级三年后,曹建方的政治生命“二次终结”:云南省监委决定取消其退休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曹建方在忏悔书中写道:“目前还不收手、不收敛的同志,一定不要心怀侥幸。只要有问题,迟早要暴露;只要是‘毒瘤’,一定会冒出来。这是规律。如实坦白交代问题,才会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置,否则最终等来的必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 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时隔千年“重现”



新华社郑州1月19日电(记者桂娟 史林静)经考古人员持续发掘,隋唐洛阳宫城玄武门遗址日前初现全貌。该遗址的发现对了解唐宋宫城的形制布局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形制变化和沿革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

工作队队长石自社介绍,玄武门遗址为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重要部分,目前已探明玄武门遗址的建筑形制、确切位置和沿革变化,理清了应天门、玄武门等宫城建筑群的空间关系,并发现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的形制变化特点和遗址迁移方向。

目前,考古发掘出唐时期的门道、墩

台、马道、城垣遗迹。发掘显示,玄武门是单门道过梁式建筑结构,门道宽6米,东西两侧为宽13.9米、进深16.5米的墩台。墩台两侧与城墙相接,城墙南侧有东西向直坡式马道,东侧马道长约40米,西侧马道长约50.5米。

“玄武门是宫中军事事件的主要发生地,门外有驻军守卫,对整个宫城起着重要保护作用。”石自社说,该遗址的发掘为探索隋唐时期宫城的形制布局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的迁移变化为研究隋唐至北宋时期宫城的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玄武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隋唐时期洛阳宫城北门,与应天门相对。在玄武门下,发生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周复唐事件——“神龙政变”,女皇武则天自此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唐中宗把玄武门改名神武门,至北宋时期,玄武门被废弃。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结合史料记载和勘探试掘,确定玄武门遗址位于洛阳市老城区唐宫路以北、玄武门大街以南、定鼎北路以东位置。2020年2月,由国家文物局批复的玄武门遗址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进行发掘整理。